

南史

卷二十三
之二十五

涵芬樓
影印

南史

卷之五

南史

南史卷二十三

唐

李

延

壽

瑛

列傳第十三

王誕

兄子偃瑩從弟亮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彧兄子蘊

絢弟續

續孫克奐弟份

份孫銓

勸

錫質

僉固

通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

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

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

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
爵雉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
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
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立欲悉誅諸桓
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立得志將見誅脩
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
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
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
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
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

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
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
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喪敗不宜
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
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
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
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
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
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

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

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
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
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
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
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
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
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
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
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
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

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矣足以違禍王偃無
仲都之質而俾雪於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而投軀於
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
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
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
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
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
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
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

則謬於虛實姆妣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媼自唱多知
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
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
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
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
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
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
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
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
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

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佞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魂褚曖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

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
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
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
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
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遷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
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

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牝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侯以爲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爲吳興束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尙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

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
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丹陽尹旣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
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
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
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
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
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
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

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
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
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
驚赧卽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
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
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
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
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嶢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
遂啓代之嶢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

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嶢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

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
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晁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
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
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
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
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裴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
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
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
讓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
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